



年已七旬的作家舒乙童心未泯,他对新事物都爱刨根问底,圈内人士把他看作是个“不安分”的人,一次偶尔兴致所然,提笔作画,便一发不能收,经十多年磨砺,居然在广东、澳门、香港、上海办起了画展。面对精美画作,无不让人惊叹,人们把这稀有的现象看作自小受母亲、著名画家胡絮青的熏陶,也有人认为他是他将积累已久的思想在寻找文学之外的出口,笔者对舒乙的画了解不多,不便妄加评论,但有一点得肯定,画作中充满着人生哲理和丰富

我这里说的石头,不是说那些大型的观赏奇石:太湖石、灵璧石、菊花石、三峡石……也不是说那些很漂亮的玛瑙石、雨花石……我说的石头,是我偶然得到的一些古代的雕琢过的石头器件(见照片)。

在玉器中,中间洞小,边比较宽的,叫璧;洞大而边窄的叫瑗;洞和边一样宽的,叫环。照片上排两个圆状的石器虽然也是洞小而边宽,但是材质是石头的。所谓璧,是对玉器而言,璧字下面就是一个玉字。那么,这两个圆状的是什么古玩玩意呢?

一起品茶的时候,我请教玉器收藏家建军先生。他说:这不是璧,而是古代的纺轮。所谓纺轮是捻线用的原始工具,孔的中间插一根两端尖削的直杆,就成了纺锤。我国的纺织从新石器时代就有了,最早的纺轮正是石头做的,后来为陶制,再后来用铜做。河南出土的中国最早纺轮,离开现在有 8000 年。

哦,我大悟。但是我反复细看,

紫砂之乡宜兴除了盛产紫砂壶具外,还自宋代就在均山地区生产一种带釉陶器,简称宜均。宜均曾以明代“欧窑”和清代“葛窑”而享誉中外,又因其“均釉”和“堆花”两大绝活,被赞美为:“名陶名器,天下无类”。龙年春节刚过不久,笔者在古玩市场发现了一件宜均产品“放龙坛”(详见附图),溜肩、鼓腹,坛高 30 厘米,口径 15 厘米,直径 34 厘米,底径 28 厘米,坛体腰腹间刻画了一条戏珠的游龙。此龙线条简洁,龙体呈翻腾状,龙头则含笑盈盈,非常可爱。坛肩书有“放龙坛”三字,通体施有黄釉,坛底露



饮水思源的“舒乙壶”

◆ 陆正伟

的内涵,他给壶艺家谈桃林创意的“舒乙壶”题词作画便可见一斑。

当桃林兄拿到舒乙从京寄来为壶配画的“嘉兴三塔”和“辉煌水乡”题词时大惑不解,嘀咕道,国内像嘉兴一般水乡多的很,而且在嘉兴比“三塔”名声响的烟雨楼、南湖、明伦堂等名胜还有不少呢,为何偏选“文革”中被夷为平地的唐代三塔呢?笔者想,嘉兴古往今来文人辈出,曾诞生过王国维、茅盾、丰子恺、徐志摩等文化名人,但更为重要的因素还是舒乙父亲老舍的好友、并在事业上给过他无私帮助的长者——巴金先生的祖籍是嘉兴。这就是舒乙画作中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妙趣,常会横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巴老祖籍嘉兴用里街上的祖屋虽已毁于战火,但李家祠堂尚在,1923 年刚从四川到上海求学的巴金和三哥尧林到嘉兴二谒祠堂祭祖,1956 年他还同郑振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视察过祖籍地,晚年,在与浙江的领导交谈中多次提及嘉兴,并说浙江是他的第二故乡,可想,他

对嘉兴的感情有多深。

在舒乙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二十余年中,巴老对文学馆所作的巨大贡献只有舒乙心中最清楚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劫后余生的巴金在反思“文革”劫难和展望文学事业的发展时,就呼吁要把“文革”中被视为“粪土”的东西,把它当作珍贵文物收藏起来。设立一个专门展示现、当代文学辉煌成果的场所,他以身作则,率先捐出 20 余万积蓄,舒乙还亲眼目睹在开馆仪式上,巴老面对话筒,二话没说,就把口袋兜底翻,连钢镚儿也一齐掏了出来,不仅自己捐,还动员冰心、萧乾、曹禺等一批老友出钱、出力,他把自己数万册藏书分批捐给文学馆。一次,舒乙陪同巴老胞弟李济生到北京医院探望曹禺先生,见面就告诉曹禺,巴老托李济生将他 20 年代留学法国编的整套《平等》刊物捐给了文学馆,并说这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一套。曹禺听后马上说,这是宝贝啊,要好好保存。舒乙把前辈的教导作为办馆的动力,建馆时,他对馆内设计的雕

塑、巨石、壁画、门框、展柜等每个细节精心设计,其中都蕴含着一个个意味深长的故事,为此舒乙没少花心血,用他的话就是文学馆有今天,应感谢像巴老等前辈的鼎力支持,我微不足道的付出为的是让后人记住“喝水不忘挖井人”的道理。为让参观的读者有个快乐的好心情,开馆前夕,他与副馆长周明带着橡皮泥,专程来到杭州给巴老打手模,如今,他只要见到人们握着巴老的“手”推开文学馆的大门时,心中觉得甜滋滋的……

舒乙的题图使桃林兄改变了原来的壶形设计,一款传统的“井栏壶”上加以创新的“舒乙壶”诞生了。而今,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珍品规模已位居世界知名博物馆前列,文学馆第二期工程也将开馆迎客,正当中国现代文学馆事业蓬勃发展时,为之付出过汗水的舒乙胸怀报恩之心,在貌似“井栏”的“舒乙壶”上题词作画抒发饮水思源之情,那么,在他眼中清秀的水乡变得辉煌也在情理之中了。

玩石头

◆ 童孟侯



还是有些疑惑:如果它们真是上古的纺轮,中间的洞似乎小了一点,只够穿根绳子。

鉴赏家文虎用专业手电照着说:我看这两件应该算是原始的璧。玉,石之美者。古代好看的石头就是玉。你看这块红褐色的璧,很漂亮,也有了包浆,虽然不透,但是已经有部分玉的结晶了。古代的玉器什么时候和石头“划清界限”,说不清。你可以佩

戴它,会越来越透,越来越“糯”。

我当然很愿意专家把这两件圆形的器物叫做玉璧。

左下方的尖状石器应该是一枚圭,尖首圭。圭在刚刚“诞生”的时候是古代的一种石斧,把它绑在木棍或者骨柄上,就成了一把锐利的斧头。发展到后来,不用石头而用玉来做圭了,圭的身价立刻飞涨,成为帝王和诸侯在举行典礼的时手里拿的宝物。

其实,在原始社会,人们肯定是先发现石头再发现玉。玉器孕育于石器的母体中,又远远超越了石器。石器是生产工具已成定论,可玉器就不仅是生产工具了。

右下角的那件石头动物,是我在老城隍庙古董市场买下四个握猪(每个两千元)以后,店主大概看我

游龙戏珠“放龙坛”

◆ 蔡一宁

胎,铃有繁体楷书阴文“放龙坛”和“凤居”印章。虽然“放龙坛”其貌不扬,无法与精致的紫砂壶相媲美,属于典型的民俗产品,但其艺术表现手法却独具个性,形态质朴无华,构图简练明快,主题吉祥温馨,让人仿佛感觉到了游龙戏凤的欢庆气氛。

清乾隆、嘉庆年间,宜兴葛明祥、葛源祥两兄弟开始创烧“葛窑”,其制品以火钵、花瓶、龙坛、花盆、水

盂等日用器为主,制作手法除了突出釉彩美外,还采用堆花、刻花、镂雕、蘸浆画花等工艺。其中放龙坛、市龙坛就采用了“蘸浆画花”的技法,即以毛笔蘸贴白色泥浆,在龙坛上描绘龙凤、花草、鸟虫等图形并施黄色釉。苏北一带农村有个习俗,在女儿出嫁时要采办宜均“放龙坛”,作为女儿陪嫁妆奁。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也特别喜爱“葛窑”所产的花



缸、花坛等器物,用于存放食物、衣服、饮水或作庭院摆设。

一个宜均“放龙坛”让人感觉到了砂陶民俗产品所散发出的温馨魅力。



古钱币上的龙

◆ 朱积良

龙,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于变化,能兴云作雨,利于万物的神异动物。龙又有许多种类,有鳞者称为蛟龙、有翼者称为应龙、有角者称为虬龙、无角者称为螭龙、未升天者称为蟠龙、好水者称为蛟龙、好火者称为火龙、善吼者称为鸣龙、好斗者称为蜥龙等。龙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,自古以来龙是伟大中华民族的象征,并视其为神物予以崇拜,龙的形象应用范围亦极为广泛。

在我国古代钱币上,早在汉武帝时期的“白金三品”,就铸有龙的图形,其后的宋元明代,也有少部分流通币上铸有龙纹。特别是在历代花钱上,龙的图形则更多。在清代末期光绪、宣统年间所铸的银、铜元,其背面大多铸有龙的图像。粗眼一看都是龙纹图案,但仔细一瞧,龙的图案却是千姿百态,不同币种上的龙纹,有着明显的区别。这些龙,有盘卧着的蟠龙,有鳞光闪闪的蛟龙,有双角翘起的虬龙,也有从水中跃起的蛟龙等。具体在龙身上,更是千变万化,有像蹲坐着的,俗称坐龙;有作站立之状,则是立龙;有的龙下方有水波纹,称为水龙;而无水纹则是旱龙;有在云间盘绕的叫云龙;有空中飞腾之势的称为飞龙;因龙纹外铸有珠圈的称为珠圈龙;有龙须较长的称为长须龙;龙须稍短直的为短须龙;因龙身作反 S 状,有异于通常的正 S 形,称为反龙;因龙尾特别肥大的叫大尾龙;因龙须向左右作弯曲状的叫曲须龙;因龙形作游动之状的称作为游龙,还有驼背龙、扫帚龙、大头龙、四爪龙、五爪龙的,也有以钱局名而称为新疆龙、江南龙、闽关龙、己字龙等等,真是五花八门。而这些龙纹的名称,在收藏界已成了这些银、铜元的专用名词。

根据这一情况,古钱币收藏爱好者在收集清末这些有龙纹的银、铜元时,要仔细观察鉴别币上龙的图案。同一币种,由于龙的图像异样而价格悬殊。比如宣统三年(1911 年)所铸的“大清银币”,制作精美,受人青睐。因版别不同,其币上的蟠龙图像有长须龙、短须龙、曲须龙、反龙、大尾龙等七种不同版别(长须龙和曲须龙各有两种版别),其中以短须龙和反龙最为罕见,是清代银币中极为难得的珍品,因而价格昂贵。而其他版别的“大清银币”,存世量较丰,市价平平。同样,在其他币种方面,也存在着“差之毫厘,失之千里”的情况。如光绪年间所铸的铜元(俗称铜板),其飞龙图及水龙图都是铜元中不可多得的珍品。



1930 年的钟声

◆ 蒋放

家里矮榻顶上置放着三台德国旧钟,它们依次为:四白天钟、一千天钟和 J 字牌木壳钟。木壳钟是我的爱物,它敲响的是德国 1930 年的钟声。

两年前,那台“四白天”突然罢工,我只好捧着它去找许师傅。许师傅是沪上有名的修钟能手。一踏进许宅就傻眼了。只见墙上挂着的、桌上躺着的、地上站着的就是德国旧钟,俨然闯入了钟的王国。我毕竟是门外汉,只顾四处张望,哪敢贸然吱声。

许师傅检查了送修的那台四白天钟,说是固定发条的轴杆断了,只要用小车床加工一根装上就行。此

时我却心猿意马:“许师傅,是否能让我观赏一下您收藏的钟?”

许师傅的三间屋子里摆满了历年珍藏的旧钟。在此起彼伏的悦耳的钟声里,我走进最朝里的那间屋子。只见红木柜里并排陈列着三台旧钟,其中那台木壳钟一下子就牵走了我的整个魂儿。从正面看,它是一座饱经沧桑的老教堂,教堂顶上的三根塔柱擎天而立。其实它只是钟的一扇门,门中间镶有玻璃。透过玻璃可以看到,瓷质钟面包裹温润,泛出黄玉般的色泽。底座尤为古朴,木质表面已显斑驳。钟门的左、右两根框柱也就成了“教堂”的门柱。门柱上镂有漂

亮花纹,它们同底座上面的纹饰互相呼应。我喜欢上了这台旧钟。它所散发出来的宗教气息和旧气,使我仿佛回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。

许师傅是厚道人,一眼看透我的心思:“要是喜欢就拿去!付 1500 元好了。”真是喜出望外!本来我还有点担心,一是怕许师傅不肯转让,二是怕价位超出承受能力。许师傅接着说:“今天你只能空手回家。待我把钟全部拆洗、调整好,下次你来取那台修好的‘四白天’时一起带走吧。”临走前,许师傅还直夸我眼光独到,说这台钟是德国 1930 年前后生产的 J 字牌,它的全部零件,包括摆丝在内都是货真价实的原装件。

每当夜深人静,我在悦耳的钟摆声里昏然睡去。来自“遥远的教堂”里的钟声在空气里回荡着,催人入梦。